

超越语言

——文学言语学刍议

鲁枢元 著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

责任编辑：白 桦

责任校对：迟 则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李 勤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

超越语言

——文学言语学刍议

鲁枢元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203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5004-0726-2/I·78 定价：4.55元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总序

二十一世纪的蹙蹙足音在日益迫近：这是一个逼人进取、催人变革的时代。中国人在努力加速自己的步伐，争取与世界先进潮流同步进入那个比本世纪更加辉煌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正经历着由浅至深的历史变动。这场变动既借助于世界潮流的推动，也在影响着世界潮流的前进。

这又是一个人类文化财富迅猛增殖的时代，是精神和智慧高扬的时代。人的思维之树根植于丰腴的生活沃土之中，同时向外在宇宙和内在心灵两个方向伸展。众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在彼此渗透、交叉和融合，互相补充，互相启迪，无数块新的学科园地正在开拓中。

在这样一个世界和中国都日新月异的时代，文艺学这门以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和演进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显得分外活跃，更新迅速，是自然的。我们在借鉴邻近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的思维成果时，找到观察文艺活动的新的审视点和坐标系，窥探到了过去未曾领悟到的东西。无数的文化遗产，从典雅的古典杰作到惊世骇俗的当代性探索，都焕发出了新的奇光异彩。科学的发展启示人们，要揭示文艺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如同其他学科一样，也必须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和理论观念，填充那些急需补救的空白，培育那些幼稚的边缘课题。于是，我们想到筹划“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这样一项科学的和历史的任务。

所谓“文艺新学科”，是个尚带尝试性的设计蓝图。“新”，

是指有别于我国过去惯常的文艺研究模式，试图吸收和融汇其他学科，诸如符号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思维科学、语言学、系统论、信息论等领域的有用成果，或借鉴国外当代文论的观念与方式，对我国的文艺研究有所开拓、推动者。即使我们的努力耕耘由于历史和科学的更进一步发展而变成为陈旧，也是值得洒下血汗并额手称庆的，因为毕竟填补空白、连续环节是科学的必要程序。这项筚路蓝缕的工作，包括两个基本的方案：

一是翻译和介绍国外在开拓文艺研究新领域方面的著名与有代表性的论著，或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方面的成功之作，是为“译文系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旨在打通国外文艺研究信息的渠道；

二是出版我国学者、尤其是中青年文艺研究者有开创性的、甚至是尝试性的研究成果，提倡自成学说，创建或补救我国所欠缺的文艺研究学科和课题，是为“论著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旨在提倡百花齐放，独立一家之言，鼓励开创性思路。

我们这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的参与者主要是些中青年学者，其不成熟的一面，是难免的。我们期待着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使这项美和科学的设计日臻完美。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春

《超越语言》序

白 桦

读枢元这部书稿，我开始多少是带了一种编辑职业所养成的挑剔眼光的。但读着读着，便被书稿中那倜傥不羁的思维和鞭辟入里的见解所吸引，以至书稿尚未读完，就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枢元：《超越语言》是一部在角度上、立论上、语言上都卓有特色的好书，而且还说到，在这本《超越语言》里，枢元又一次地超越了自己。

文论界的人们都知道，鲁枢元是以创作心理的研究起家，而今已被公认为我国当代文艺心理学的主要代表。奠定他目前的学术地位的，主要是两部文艺心理学论著：《创作心理研究》（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和《文艺心理阐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现在，枢元又以《超越语言》一书把触角伸向新的领域，虽然从现代文艺学的角度看，由创作中的心灵活动追索到“文本”中的心灵显现也顺理成章，但毕竟已踏入有别于心理学的语言学的范畴。这对他以往专注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来说，不能不是一次理论上的超越。

说枢元又一次超越了自己，还包含有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就我对枢元为文为人的一贯了解来看，觉得他在这本书里，还改变了过去那种常把自己的创见裹在谨慎的外衣里，阐述已见时小心翼翼的做法，这一次他似乎抛弃了一切顾忌，既理直气壮地声

扬自己的种种见解，又踔厉风发地批判了许多权威的观点，立论之鲜明，述论之泼辣，颇见出几分跋涉者与进击者的气概。

说到这里，我想起有关枢元的一个小插曲。1985年夏天，我们几十个年轻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在国谊宾馆参加《文艺报》召开的“全国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会上，年轻气盛的朋友们个个咄咄逼人，一开口都是惊人之论，轮到枢元发言时，他则不紧不慢地讲述了一通自己的困惑。大意是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理论现象面前，自己好像是“两堆干草”中间的“一头驴子”，简直不知道该吃那一堆好，该选择些什么。作品是什么，是生活的文本化，还是精神的对象化？评论是什么，它主要是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还是批评家与文本的关系？理论怎么办，是继承民族的重具体经验的文论传统，还是汲取西方重抽象观念的文化养料？这些都令人一时难于抉择。因为各家的说法都不无道理，又都不全有道理。他表示要在学习中深思，在深思中辨析，在难以选择的选择中选择得好一些，不致于因为不知先吃哪堆“干草”好而“饿死”。那一席话是用浓重的河南乡音讲的，浑厚有味，铿锵有力，微言中不失深义，困惑中自有清醒。那次发言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就想，象枢元这样脚踏实地而又不求玄虚的人，很可能有更大的出息。但我也暗自担心，枢元身上多少存在的过于持重过于沉重、乃至几近滞重的精神负担会不会最终拖累了他的理论研究？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些年来，枢元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奋勇进击的姿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这经由他与陈丹晨、畅广元等人关于“创作心理”的论争，与林焕平、张炯等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论争，与王大纲、曾镇南等人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论争，到撰著这本与更多

的理论大家论辩的《超越语言》，他的理论锐气真可以说达到了峰巅的状态。虽然他的理论探索仍不失其沉稳的底蕴，但从整体上看，显然较前更加具有了挑战性。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超越语言》，实际上就是一份颇具份量的挑战书。它面对现代语言学的主导倾向——结构主义语言学所精心编织的气势磅礴的理论大网，在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开创“语言是关系”的研究、强化文学的“文本”研究等重要贡献的同时，有理有据地指出它因过分崇尚“逻辑”和“实证”的手段，虽则获得理论上的“科学性”，但又失却了社会、个体、情感、心灵方面的许多东西，从而在旨在追求人的精神的丰富性和自由性的文学艺术的研究方面留了诸多漏洞。“结构主义是阐发人类文学现象的唯一方法吗？”“文学等同于语言学吗？”“文学规律等同于语法规则吗？”经过这层层深入的诘问与简洁扼要的论析，作者揭去了人们罩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批评学之上的神圣面纱，并十分形象地指出：“结构主义批评朝着文学的海洋吃力地撒下一张沉重的网，拖上来的仅是一些鱼骨头，一些庞大的鱼的骨架。”这里，大胆的质疑语惊四座，扎实的结论却也令人信服。

除去对现代文艺批评中的结构主义倾向的大胆反拨之外，《超越语言》的挑战性意义还表现在面对国内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普遍忽略语言因素的现状，以对文学言语现象的感觉、体验、领悟和对文学言语个体的观察、分析、描述，阐发了人的生命与精神经由言语在文学艺术中涌现的过程，使人们看到了言语在生命表现和文学生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巨大意义，从而在根本上阐明了人们常常说到却很少深究的文学之所以是“语言的艺术”的本质所在。

只重视语言的“科学性”的结构主义批评和不重视语言的

“本体性”的社会学批评，在忽略文学中主体心灵的创造过程和排斥言语个体的独特风格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这是鲁枢元所深以为憾的，他正是要对他们所排斥的加以肯定，对他们所忽视的加以重视，对他们还淡薄的加以强调，而深厚的文艺心理学造诣以及在心理学与语言学上的一系列深入思考，使得鲁枢元在文学言语学的领域里以锐利的武器开辟了自己的一块独特的天地。他坚持在心理学的屏幕上观照和探求文学言语的本质特征，无论是言语在作家心灵的萌发，还是言语通过写作在“文本”上的“定形”，以至到鉴赏者在历史长河中接受性的阅读与理解，他都把它看作是充满个体创造精神的过程，注意发掘言语现象之中、之下和背后潜藏着的生活世界和生命世界，探悉文学言语中深蕴着的人性和诗性，从而使他的言语理论以生气贯注的灵性和活力，更加切合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内在规律。

正是为了切近文学艺术的特性，并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鲜明对比，鲁枢元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言语理论时，刻意突出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心灵性”、“创化性”和“流变性”，并创造性地运用了“綮结”、“神韵”、“延宕修辞”、“瞬间修辞”、“裸体语言”、“场型语言”等重要概念。这些概念以其丰富而独特的心理学内涵，深刻揭示了文学言语与人的生命活动和精神生态的内在联系以及在文学言语之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鲁枢元进而探讨了人类对于语言的突破与超越的必然性，以及它在五个方面的具体体现：语言观念上的突破；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言语主体的介入；言语在知觉中的整合；言语在理解中的锦延等。站立在这样的一个理论高度上，鲁枢元依次展开了他的一系列独到见解：“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是人类经验的‘库房’”，“是人类的生命意识之流”；“文学是语言充满激情的舞蹈”，“语言的天地中包笼着人性的沉沦晦蔽和精神的澄明敞亮”；“真正的语言是诗

的语言，真正的诗性是人的本性，人类将在语言的虹桥上走进诗意的人生”。从这些论述中人们不难感觉到，在鲁枢元看来，生命、言语、诗性原本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这种深层的化合，使文学言语远不止是文学的“工具”、“媒介”、和“外壳”，它本身就是文学的内容构成、文学的生命所在、文字的整个世界。这种极富本体论色彩的文学言语观，乍一看来与那些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语言观念颇为相似，但它在实质上以自己的灵动性、开放性，尤其是深刻的人文精神与之明显地区别了开来。

鲁枢元不赞成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当作唯一的模式生硬地套用到文学批评中来，更不赞成把这种主要产生于表音文字的语言理论照搬到以象征表意为主的汉语言的研究以及中国的文学批评中来。因此，他在《汉语言，诗语言》一章中，用大量的语言的和文学的实例，具体而微地论述了汉语言由表意、象形等基因所衍生的八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以及它与人的意志和心灵活动的繁密缘结。这可能是文论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对于汉语言诗性特征的第一次全面剖析。这一剖析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以表意文字为主的汉语言与以表音文字为主的西方语言在性质上的差异所在，从而更加相信鲁枢元这样的论断：“汉语言是一种艺术型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非文学性的质疑入手，到对汉语言的诗性资质的揭示落脚，鲁枢元把他的文学言语观表述得十分鲜明，这就是文学言语的研究应该紧贴艺术创造的审美特性、倾向“人文化”，而不应该远离艺术的本质所在、走向“科学化”。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是从鲁枢元始，但鲁枢元却是迄今为止在文学言语学的人文主义研究倾向上，建立起自己的独特理论体系并把它阐述得最为充分的一位理论家。仅此而言，鲁枢元和他的这本《超越语言》就很值得人们敬重，因为这是在众多的语言学家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语言荒漠上做着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及

其所获得的可贵成果。

鲁枢元这本书，在语言表述上也同他的奔放不羁的思维相适应，追求一种活泼不拘的风格，它一改一般的理论著作刻板、拘谨的语言表述模式，以生动感人的言辞和语调娓娓道来，清新中不失隽永，浑朴中不失严整，论说中时见描述，描述中间有抒情。有些段落甚至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如此引人入胜的文字，在理论著作中实不多见。鲁枢元的这一努力表明，理论著作不一定非得板着脸孔只说些枯燥无味的话，它完全可能以生动一些、自然一些、亲切一些的姿态面对读者。

《超越语言》是一本具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语言的著作。它的付梓，不单单说明当代文艺学研究中又有一本好书行将问世，它在某种程度上还表明了当代文艺学研究将跨越对西方文论的横向借鉴的自我构建的开始，而在这背后，它又标示着中年一代理论家在认真、刻苦的理论探索中正日益走向成熟。的确，从鲁枢元这部著作中，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那种努力把强烈的创造精神与严肃的历史眼光，活跃的思维个性与真诚的治学品格、凌厉的批判精神与清醒的自我审视统一起来的理论追求，而这，还向人们预示着理论家在今后探索中的不断超越。

当然，《超越语言》一书也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阐述某些互相对立的命题时往往有忽略它们互渗的一面的倾向，有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在论述中还多流于一种直感描述，而未能阐发得更深一些，更透一些。总之，鲁枢元在这本书里还有意无意地留下了许多未尽之言，这倒也正为他日后的理论驰骋留下了广阔的天地。我相信，枢元沿着《超越语言》所开拓的理论新路进而拿出更有份量的理论力作，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说实话，给《超越语言》这本书作责编，我很感愉悦，给

《超越语言》这本书作序,却使我颇费踌躇。阅读一本书与评介一本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功夫。好在鲁枢元这本书本身就很光彩耀人,我相信,这篇序既不可能给它增添些什么,也不可能给它减少些什么。想到这里,倒也心安理得了。

1990年4月于北京朝内。

目 录

《超越语言》序	白 桦(1)
题记	(1)
第一章 语言的干涸	(2)
1.1 古老的岔道	(2)
1.2 一步跨过大西洋	(8)
1.3 大鱼骨头	(10)
1.4 气氛型信息复现	(20)
1.5 反叛结构主义	(28)
第二章 寻找绿洲	(32)
2.1 艰难的转折	(32)
2.2 回到索绪尔的起点	(34)
2.3 理解的门槛	(39)
2.4 文学言语学	(45)
2.5 操斧伐柯	(52)
第三章 回溯泰一	(57)
3.1 风格的零点	(57)
3.2 在语言下边	(65)
3.3 生命与语言	(71)
3.4 沉寂的钟声	(75)
3.5 论“罔缊”	(82)
第四章 裸体语言	(94)

4.1 重提言语起源	(94)
4.2 文学的原始细胞	(103)
4.3 从司汤达到布勒东	(110)
4.4 袒露内部语言	(120)
4.5 潜修辞	(126)
第五章 精神的升腾	(136)
5.1 突破与超越	(136)
5.2 三分法	(141)
5.3 超语言学	(145)
5.4 英伽登的天空	(151)
第六章 场型语言	(155)
6.1 线·面·场	(155)
6.2 说“神韵”	(160)
6.3 言语格式塔	(165)
6.4 西蒙的调色盘	(172)
6.5 开发右脑	(180)
第七章 诗性的天国	(188)
7.1 言语的天地	(188)
7.2 灿烂的感性	(191)
7.3 打通心灵的地牢	(201)
7.4 语言的狂欢	(209)
7.5 瞬间伊甸园	(214)
第八章 汉语言，诗语言	(221)
8.1 那辉煌的银杏树	(221)
8.2 语言与传统	(223)
8.3 汉语言的诗性资质	(228)
8.4 从“血战”到“服从”	(246)
跋	(254)

题 记

米盖尔·杜夫海纳：

当语言在创造行为中被使用时，它已不再是语言或者还不是语言。

艺术是言语，不是语言。

艺术似乎是超语言学的最佳代表。

语言究竟是什么？在文学活动中当语言还不是语言的时候它原本该是什么？当语言已不再是语言的时候它又可能成为什么？文学不是语言是言语吗？那么能否诞生一门“文学言语学”？个体的生命可望实现对语言的超越吗？

这是一团世界性的语言难题，而我只能够用我的汉民族的母语做出茫然的应对；这是一座文学与语言学交织的迷谷，而我仅有的只是一条裸露的生命，一颗神往的心。

谨以此书献给求索于深渊与峰巅间的孤独者。

鲁枢元 1988.7.

第一章

语言的干涸

1.1 古老的岔道

很早很早以前，在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里，在西非几内亚的原始村落里，在北美印第安人不发达的部族里，人们在宗教的仪式和节日的庆典上常常要念诵大量的歌谣和魔咒。这是一种神秘而古怪的语言，是一种在极其严肃庄重的情形下发出的语言，这语言将和部族的凶吉否泰、强弱荣衰、生息繁衍密切相关，这语言发自每一个念诵者虔诚的内心深处，这语言被群体的意志赋予了神圣的光环。

然而，这“语言”究竟什么意思，几乎谁也不知道，谁也听不懂，领读的巫师或酋长不懂，随读的部落成员更不懂。比如，在澳大利亚中部祭祀图腾的狂欢节上，土人们连续花费五个夜晚演唱一部歌曲，唱得如醉如痴，演唱者和听众没有一个懂得这部歌曲的意思。最初的一批人类学家，如斯宾塞、列维-布留尔都曾指出：在这些场合中，土人们通常都不知道词的意义，这些词是从他们古老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古希腊帕那萨斯山麓的“德尔斐神谕。”所谓“神谕”，实则是一位女巫在吞咽下山谷裂隙中的雾气后即兴发出的怪声喊叫，那叫声同样是莫名其妙、含糊不清、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

奇怪的是，对于这些神神魔魔的歌唱者或喊叫者来说，不理解那些词的意义，不清楚那些句段的逻辑，对于这些原始部落的成员来说，不会被谁认为是一个问题。所谓概念语法的那些东西，他们是根本不感兴趣的。

对于他们来说，有效的是抑扬的腔调、跌宕的节奏、丰富的表情、饱满的情绪、神秘的氛围，以及由此而生的意象和幻觉，这些由心灵深处升起的东西，足以使语言发挥出无比的神力或魔力。

这类语言中当然并不是就没有意义、没有逻辑，只不过那是一种原生的意义、原生的逻辑。一种渗透了情绪与表象的意义、一种含蕴在行为与活动中的逻辑。这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这是感性与理智的浑沦。

语言在这种状态下不知持续了多少万年。

情形渐渐在发生变化。终于发生了一场显突的巨变。确切地指出这场巨变发生的时间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我们能够从具体史料中察看到的这种变革结果，距今不过才两千三百多年。古代希腊的一批智者（或许还应当包括中国先秦时期的邓析、慎到、惠施、公孙龙之辈），尤其是马其顿王国那位御医的儿子亚里士多德，以其超人的智慧对人类的语言做出了明晰的、连贯的、普遍的、统一的规范。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论辩篇》、《分析篇》为后世的“逻辑学”铺设下一块最初的坚固的基石。“概念”、“思维”、“推理”、“演绎”、“归纳”、“分析”开始为人类的语言活动立法，理性的原则、因果的原则、形式的原则开始在原始混沌的语言层面上游离出来。

与此同时，语言中的感性色彩、情绪张力、意向驱力开始缩减消褪。

语言，在它的发展前途上开始出现了第一次岔道：一条岔道

的路牌上铭刻着“心灵性”、“游移性”、“模糊性”、“直觉性”；另一条岔道的路牌上则标写着“实证性”、“稳定性”、“确切性”、“逻辑性”。人类之中大多数有才华的学者，都跟随在亚里士多德的身后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

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无意中走错的第一步。

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两千多年，人类关于自己语言的矛盾仍在继续着。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种矛盾冲突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柏格森和索绪尔差不多成了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分歧表现在他们各自的天才著作中。

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一书中，柏格森认为，人的个体的意识在宇宙的时间中是一个绝对不可逆转的过程，唯一真实的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个体的生命体验。他怀疑科学能够对任何具体的、直接的、有生命的东西做出正确的说明。理性的东西只能在这种认识对象的外部小心求证，而直觉则能够深入对象内部，把握实质。规范的、稳定的、普遍适用的语言对于人类真实的生命活动只不过是一种遮蔽和障碍，它只会破坏掉个体意识中那种微妙灵幻的、倏忽即逝的东西。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强调，人类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内容，而是意义与符号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既定性和稳定性。正是语言的这种属性，使语言具备了共时性研究的可能，归结出人类语言活动的普遍法则和基本模式，是语言学的主要目的，现代语言学因而获得了“科学”的品位，这将有助于正确思想的产生。

显然，柏格森所关注的是具体的、感性的人的心灵，他宣称他将“朝着同理性的自然趋势相反的方向进行”；而索绪尔关心的是语言学概念的界定与阐释、是语言学体系的严密与完整，他